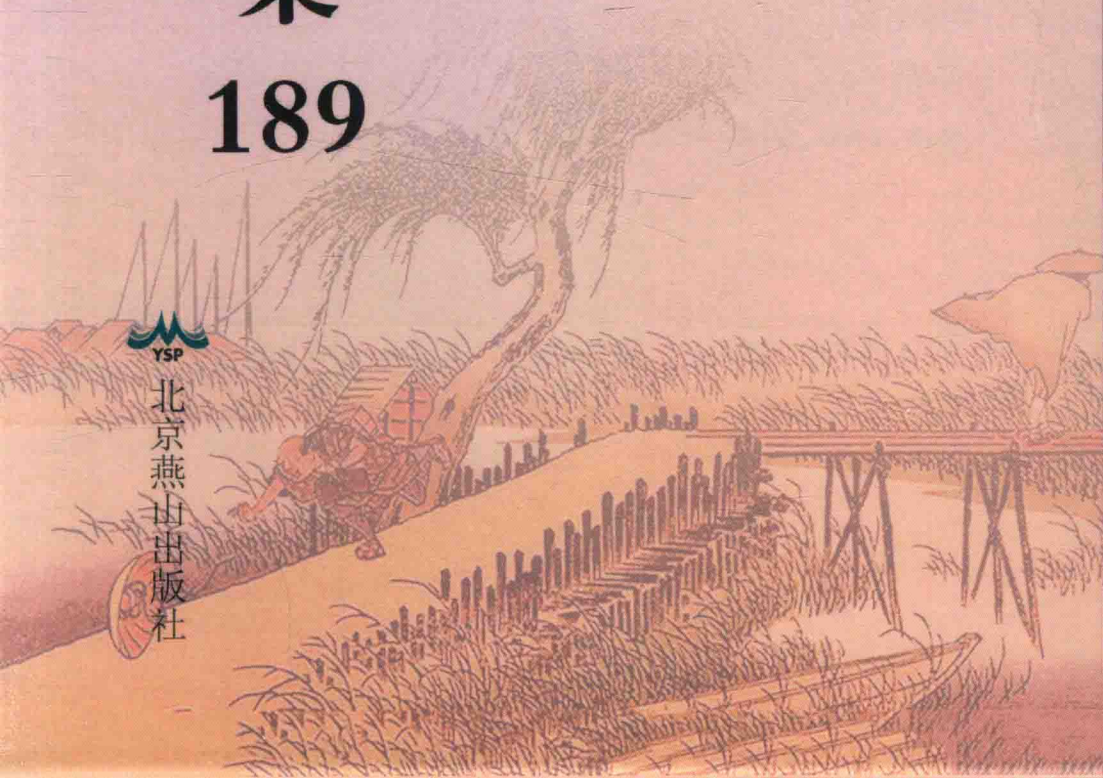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王焱
編

189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89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一八九册

壺丘詩稿 二編 八卷 毛利扶搖著 寬政四年

.....

壺丘詩稿二編

共十

一

畫丘詩稿二編序

佐伯滕公子夙以偉器著稱好學深於詩
陳事於南郭服翁服翁沒而學於夔耳餘
子及業已成已論冠冕貴分難由所謂縉
紳先生能出異右者鮮矣既而爲水府相
國臬君之嗣廢而歸居東都望臺莊十數
年慨然歎曰有爲而不可爲者時也年載
如隳余髮種二夫忽後耻而殉浮榮孰與

屈一時而伸百古於是漢刻自處益軍思
騷雅蓋志在成不朽之乃纂次佐伯而東
都而水府揆著香梓之命曰重止詩稿初
編始滕公謂雍曰余結髮從叟於斯文所
著若干編雖不敢當佗者吾百歲之後將
以觀吾志之必於斯乎吾將上之梓子亦
豈爲不知吾耶請爲之序雖淺學寡識最
不解屬文是以固辭不敢初編已成守山

侯及源公顯餘孟玉輩章甫與首而公之
繡黻藻繪大顯矣公受益加鍛練晚節業
最進繼巧著二編未幾捐館舍公之長子
曰摘藻君出嗣灑川氏乃悼先考之志靡
踵使異臣列維翕齋稿來命曰此我先考
滕子去水府而後之詩也按閱已畢維翕
亦與有力焉巧授剡氏嚮先考請子之
言子固辭不肯先考亦不取強蓋爲後圖

也請今果爲之此非予不肖之敢請而已
則先考之志也雖淺陋自若然義不可復
辭私嘗試論之記有曰樂自中出不可以
偽爲詩之道異不然乎捷器蘊內而英華
發外故器小者發足謾聞器大者發足耀
遠夫激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昔延陵氏等
風雅頌莫之蔽連也彼豈必文之乎瑟和
之鐘磬而後言矣則嗟嘆詠歌之餘庶幾

可以語德音爲今詩猶古詩乎滕公嘗以
命也之器不能施諸廊廟之上而置於郊
野蕭散之地專用諸詩則引喬刺羽之妙
不啻復足以闢異器奈何乃詳異體裁察
異音節如鸞之噉如佩之鏘山立而玉色
蓋朝廷之容也溫藉有味舒而不疾爰想
異燕屈馮宓者仁之量也縝密者智之資
也必有益事如鷹斯揚異阜民財也蓋視

諸富贍洪纖並叙如衡之稱物春任才之
當也韓曄有光如太阿之新發所春斷夏
之明也又善戲謔不爲虐或庶幾乎衡也
之賢也於是周詩以鼓之楚驥以舞之漢
魏以調異實六朝以播異華和諧之唐明
諸家而奮之異操縱變化之所至彈不可
測與之皆無非德音之音也而苑結之懷
孤憤之情間復形乎聲音者異猶正雅之

有變耶夫惟自

神祖戡定宇內右文之教光被四表列侯
古享茅土枝葉相承其稱公子公孫者非
不宓多也猶且無立言於不朽使人稱德
音之美者何也膏粱之悅口習與性成苟
恃富貴以爲宴安之害內連保傅之親外
之嚴師友誦詩書則計效莫曉鄭漸則不
知倦偶有一二稱好學者思之不遠志之

不廣目稍難覽耳唯是食或味之夷謬爲
雅牽人之韶獲享之不則儻飾務李大巧
示鏗錫之美視如見異肺肝則掩小醜卒
有無益設聞不足而况稱德音於不朽者
乎滕公獨超乘而上謙以下人鳩毒乎宴
安藥石乎規謫問誰師爲有若服翁問誰
贊焉有若餘子是以夙夜孳二乎典于學
以大成異器矣若能當由居輔相之任爲

則弘宏足以容縝密足以謀乎朝不嚮儀
燕不先和乎凡所以異備不虞剛明而斷
阜民任才者不必用諸觚簡之間而躬自
效績乎或馴致于移風易俗之大乎噫有
此數者而不遇何不韋之是也懿墨之不
如時矣仲尼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公已
知時之不可爲與用舍之非已勉爲遂成
不朽之言異煥發于外者寔足以耀乎四

溥之遠爲而乃能使後之君子品秩乎詠
歌之餘而曰弄矣大之德器之所蘊與蓋
亦學之功也獨於我滕公乎觀之弄若異
苑結孤憤則詩可以怨今詩猶古詩弄何
傷亦言異志也且君子之學也何嘗不願
當異身而功績施國乎古之人幡然起於
畎畝亦用之爲爾然非異時則退脩異業
猶且疾沒由不稱也使傳之百世昭二乎

如揭日月古之人行之者多矣滕公亦猶
慕古之道也天若假之年文章之美又有
大焉惜也夫余後學晚謁公于銀臺亦唯
以此技見昵未遑及佗至夙成之稱吾猶
及聞耆哲之言但不知日在水府之狀果
異奈何盖以詩徵譖今異韻謂不然乎或
汚予以爲是阿異所好也詩等儻飾耳吾
必徵之於行事之著明云爾予卽不得屏

息不避之孔子於鴟鴞曰異知道乎於大
叔于田曰異知政乎且延陵氏譜歷言春
果非乎詩固爲密人難言予不敏不敢企
及于延陵氏而南山侯及二子之言既已
悉矣予復何言矣摛藻君強命之列生亦
從更不止遂叙以易於挂劍而已若夫割
雞之用不足而鄙爲亦唯摛藻君之命也